

野苋菜

■刘庆邦



夏日去了一趟江苏泗阳，返京时带回了两瓶梦之蓝白酒和一塑料兜子野苋菜。泗阳为洋河蓝系列白酒的生产地，海之深为蓝，天之高为蓝，梦之遥为蓝，梦之蓝为蓝系列白酒的上品，当然值得带。而野苋菜野生野长，一钱不值，千里迢迢带回一兜子野苋菜，是不是有点儿可笑呢？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笑，人要吃荤，也要吃素；喝酒，也要就菜，带野苋菜有什么不可以呢！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的，互相之间是有联系的。我隐隐觉得，说不定梦之蓝和野苋菜之间还有一些联系呢！

我以前没去过泗阳，2017 年 6 月 13 日下午到泗阳住下，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一个人到穿城而过的京杭大运河的堤岸上走了走。我在别的地方也见过运河，印象中那里的运河河面比较窄，河里也没有行船。而运河的泗阳段河面宽阔，像我在开封看到的黄河一样。加之河面上晨雾缭绕，对岸树朦胧，庙朦胧，几乎望不到边。河中一艘长得像列车一样的货船在缓缓前行，船上载的是煤炭。在船尾一侧的甲板上，我看见一位水手，赤裸着上身，端着大海碗，在蹲着吃饭，呈现的是古朴的画面。堤岸上绿树成荫，树荫下是长长的运河风景带和健身步道。有一段步道建成了长廊，长廊一侧的展牌上展示的是泗阳好人的事迹。一条大河接千古，运河在泗阳打通和串连的是古代和现代，传统和现实，自然和社会，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在文学活动和采风阶段，我们在大禾庄园参加了泗阳的文学刊物《林中凤凰》举办的颁奖盛典，并就近到庄园内的生态农业园观光，采摘。大棚里的葡萄都已熟透，熟得发紫，紫得彻头彻尾，色泽均匀，连一粒青的都没有。而且每粒葡萄上都敷着一层白霜，像搽了粉一样。摘一粒来尝，甜汁如迸，很是可口。

可是，我只摘了一串葡萄，就从大棚里

出来了。因为进大棚之前，我眼前一亮，在大棚门口一侧的土沟里发现了苋菜，野苋菜。葡萄虽好，比起野苋菜来，后者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苋菜分人种和野生。在我们老家，苋菜不叫苋菜，人们在菜园里种的苋菜叫米谷菜和颖颖菜。米谷菜叶尖，颖颖菜叶圆。米谷菜的绿色深一些，颖颖菜的绿色浅一些。野生的苋菜叫野米谷菜。野苋菜与人工种的苋菜主要区别在于，野苋菜的叶片上生有一些绒毛，而人种苋菜的叶片上光光的，一点儿绒毛都没有。北京的菜市场上卖的也有苋菜，只是北京的苋菜一半绿一半紫红，一下锅出的是红汤子，像添加了红墨水一样，吃起来总让人有些心理障碍。想吃苋菜了怎么办呢？由妻子驾车，我们到北京的郊区去掐野苋菜。我们去密云、昌平、顺义掐过野苋菜。掐的野苋菜一顿两顿吃不完，妻子用开水一焯，在凉水里过一下，攥团去水，放进冰箱里冷冻起来保鲜，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吃。野苋菜可以烧汤，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做馅儿，似乎怎么吃都可以。我们吃野苋菜不计成本，也不深究什么营养价值，因为爱吃，所以如此。

野苋菜分布极广，好像全世界都有。前不久我和妻子去尼泊尔，在车上看见加德满都郊区的路边生有大片的野苋菜，顿时兴奋起来，说好，这下有菜吃了。不料我们来到海拔较高的宾馆，竟连一棵野苋菜都找不到了，未免让人失望。

既然庄园里的野苋菜碰到了眼上，我要不要掐一些呢？别人摘葡萄，我掐野苋菜，是不是舍果求叶呢？在我犹豫之间，采摘活动又转移到附近的桃园里去了。满园的桃树上结满红色的桃子，看去更加诱人。然而，我在桃树林里看到了更多的野苋菜，野苋菜又肥又嫩，连生的我都想吃。不行，我不能再犹豫了，我得掐。于是，别人在树上摘桃子，我在树下掐野苋菜。泗阳的朋友见我没摘桃子，大概有些过意不去，就替我

摘了两三个桃子，放在我盛野苋菜的塑料兜子里。

我不惜跑到全国最美丽县之一的泗阳掐野苋菜，也是出于对泗阳自然生态的信任。泗阳是全国有名的国家卫生县城、文明城市、园林县城、十佳宜居县、首批绿色能源示范县，还是国家优良自然生态县。我个人认为，衡量一个地方的自然生态是否优良，一个野字十分重要，或者说野生的东西是优良自然生态的重要标志。一个地方如果野生的东西都消失了，恐怕很难说那个地方生态好。“礼失求诸野”，解决生态问题也得求诸“野”。野生的东西包括野山野水、野鸡野鸭、野鱼野鸟、野虫野果、野树野苇等等，当然也包括野草野菜。泗阳的野苋菜长得好，它不是用化肥催起来的，也不用打农药，显示的是原始的、野性的、自然的蓬勃生机。

我前面说到的野苋菜与梦之蓝的联系，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全世界范围内的事实一再表明，出好酒的地方必定有好粮、好水、好空气，好酒与好生态有着不争的内在联系。

把野苋菜带回北京的当天，我们做晚饭时就吃了一顿。妻子说掐少了。我跟妻子说笑话，说没关系，等吃完了我再去泗阳掐。

皇姑河，我愿用生命换你一河清水

■厨人



老家秋渠北头有一条河叫皇姑河。小时候每到夏天，我们小孩子几乎是天天泡在这河水里洗澡、摸鱼。那时河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

记事时，没有栏杆的老桥换成了四门蓄水闸，闸门上有一平台，平台上有四架手摇的齿轮提升机。每逢暴风雨来临，管闸门的火头叔，一个人拿了摇把，将沉沉的闸门摇上去。平台到水面有十来米高吧，我们爬上去，然后自平台上跳下，脚踩到水底的污泥再钻出来，好像现在的孩子坐过山车和大型轮一点刺激。我第一次跟着玩伴跳的时候，有点害怕，那时我们有七八岁吧，真是俗话说说的“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啊！现在想起来那是一种很危险的举动。记得父亲为此还打了我一顿。但我是屡教不改的，挨了打也照样去跟着别人往下跳。你想想，那时的孩子有什么可以玩的呢？

桥闸门上有个弓形洞，能容下几个孩子在里面玩耍。尤其是下雨天，那里便成了我们对弈五道方的地方。

上学了，一到暑假，十几个一般大的孩子，泡在皇姑河里一泡就是一天。渴了，就在水边挖一个小池子，等泉水清了，便用小手捧了喝。河水很甜，一直甜至今日令我难以忘怀。饿了，回家慌里慌张吃几口饭就又跑回河里。我总是从鼻子里呛水，于是就会在河滩上掐了麻叶，揉一揉塞进鼻孔。

暑假结束，可大家仍然离不开皇姑河。放学回家，第一件事还是衣服一脱就跳进

水里，泡在凉爽的水里背上的痱子一点儿也不痒了。因此上学经常迟到，老师叫站到讲台上，你如果说谎称迟到是因为别的理由，老师可是魔高一丈，在你胳膊或大腿上挠一下，挠出白的印痕，让你无话可说。

那时，皇姑河里鱼很多，我常常跟着爷爷在河边撒鱼。爷爷撒一网，蹲下小心翼翼地拉上岸，将网住的鱼从网兜里抖出来，我慌忙用手抓住，放在背后的鱼篓里。爷爷是逮鱼高手，他拾好网，要看准了水里哪儿有鱼才肯将网一抖手撒过去，网网不空。

爷爷爱撒鱼。可能他年轻时同我一样喜欢这皇姑河里的水和皇姑河的鱼吧，所以给大伯起乳名叫网，给父亲起乳名叫兜。我是爷爷的孙子，当然也喜欢这条皇姑河。如此，当我稍大的时候，自己便买了扒网，在皇姑河边扒小鱼小虾。鱼和虾都藏在水草里，沿着河边一直扒到很远的桥边，然后再从对面河边扒回来。有时我要扒上半天，

每次连鱼带虾能扒两大碗呢。虾和小鱼炒得焦焦的红红的，夹在馍里吃着倍儿香。

夏天，很多青蛙趴在岸上草丛里。我把自行车条在石头上磨尖，绑在细棍子上去扎青蛙。一个下午能扎上满满一盆，剥了炖一锅，什么大料都不用放，甭提多好吃了！

一年四季，除了在学校的时间，好像我大部分时间都给了这皇姑河，而皇姑河也像亲娘一样时时刻刻牵着我的心。

上了准师，我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我曾形影不离的皇姑河。无论我离家多久，一旦回到家，第一时间就是跑到河边走上一走。河水不似从前那么清澈，浑浊而且水越来越浅。参加了工作，回家的次数也慢慢减少，有一年春天回去，看见河水竟然没有了。我问家人，什么时候河水开始干涸的，回答说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河水了。

我默默地悲哀不已。我知道，曾经给我幸福给我快乐的皇姑河将会留在过去。这难道说皇姑河自此都不会再有清澈的河水和鲜活的鱼虾了吗？

我接受皇姑河那么多年的沐浴，无以为报，如今眼睁睁看着干涸的皇姑河静静地躺在那里悄无声息，而我却无可奈何。我呼天唤地，祈盼着皇姑河哪一日突然又水光潋滟、清澈明亮地横在我的眼前。我说，哪怕是用我的生命换取都心甘愿啊！

注：从县志里得知，皇姑河是东汉皇帝刘秀的妹妹宁平公主封地的界河。

别猜想这个初夏

（外二首）

■崔加荣

我刚刚晒干春雨的痕迹
初夏就带着它的所有信息
突袭了我
就像最近的烦恼一样突兀

南瓜花儿开得有些得意忘形
甚至粘了我一手的黄色花粉
甚至没考虑过会不会结果
只顾显摆着挑逗一只粉蝶儿

水田里的秧苗像一条贪吃蛇
追着插秧的脚印突突突地拉长
没想过秋天的谷穗是否饱满
反正那是秋天的事儿

校园里挤满临阵磨枪的战士
在六月的枪声里倒下
抑或是进入一道陌生的门
这仅仅隔着一层残酷白纸

我趁着初夏的露珠未干
寄一封长稿给遥远的你
别计较能够得到你的垂青
我只是一个蹩脚的人生写手

我还想寄一封略显暧昧的情书给你
只是想和你谈一场来自夏季的恋爱
怎能够猜想我们是否能走进教堂呢
爱情有时候就不是个东西

别猜想这个初夏吧
花开就要有一瞬的惊艳
我只想在此夏的夜晚
时常看到你略带忧郁的眼睛

躲过头顶的流星

我躲过了头顶的流星
却没能躲过你无意中的眼神
你羞涩地挠起朝向左边的刘海
我的右手突然有些颤抖
一个字眼不小心滑落在纸上
却不敢朝信笺上多看一眼

流星只朝我眨了眨眼
夜空就修复了那条弧线
说好了中年不再心动
星光依然击中了要害
当我收起半行诗句
竟不能自圆其说

夏夜里你和我私奔

夏夜的风
从我的左手吹到右手
月光就恰好乘虚而入
影子轰然碎了一地

我突然想把你
从我的记忆里放出来一会儿
我也从笼子里溜出来
拿掉你头上的落叶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
避开蛙声的高潮
悄悄在耳际呼唤了一声“青春”
心，便提到了嗓子眼儿

我站在中年的风里
试图从背后抱住你尚未变态的腰
却发现自己
已经骨瘦如柴

你的眼神一再提醒
你曾经试图和我在夏夜里私奔
只是当年的我心事太多
辜负了一个叫做青春的人